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：
qlwbhzbz@163.com

【行走】
走进古村落
梭庄

□高东安

去章丘历史文化名村梭庄寻古探幽，首先要从村西头的文昌阁开始。

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文昌阁，四周翠松环绕，间杂暗红色的花岗岩，在青草野花的映衬下鲜明而又坚韧。这是不同于别处的山体风貌，格外赏心悦目。

进入山门，沿东侧台阶登上阁楼眺望，叫人惊讶不已的是，一株不知名的野树，竟从阁楼西侧的裂缝间弯曲盘旋地生长上来，碧绿的树冠犹如巨大的雨伞遮盖了大半个阁楼。走下门楼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幽深的古井。趴在井台上朝下望去，一泓清澈的泉水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光亮。将备游人用的塑料桶放下去，轻轻摆动绳索，往下猛地一扣，只听一声细微的沉闷声响，像是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。待提上桶，舀一勺慢慢品尝，清凉绵柔中透着脉脉甘甜，这是与城里经过处理的自来水不一样的原生态水。山不在高，有清冽的山泉水便有灵气与仙气。

沿斑驳的石板路往东进入梭庄，淳朴的古村落气息扑面而来。残存的老屋石墙，幽深曲折的小巷，更有那泉眼溪流连续不断，难怪有“一河、二沟、十三峪、七十二泉”之说。看来，当年“一门三代七举人五进士”的李氏家族真的是选对了这方风水宝地。保存完好的李氏祠堂就矗立在街中心，坐北朝南，气势恢宏，明清建筑风格，名为“君子堂”。院落左侧，立有两块李氏族谱碑，在岁月风雨里显示着光宗耀祖的贤达。与族谱碑相呼应的右侧，一棵被称为梭罗树的参天大树挺拔耸立，虽历经几百年，依然枝繁叶茂，生机无限。听村中老人讲，清顺治年间，李氏先祖在福建做官时勤政廉洁，备受百姓爱戴。后荣归故里时，当地人特送这株与佛教有关的神树以作纪念。没承想它移植在冬季寒冷的北方竟能适应存活下来，因而被村民视为神圣之树、吉祥之树。

隔一水塘，与祠堂相对，建在涵洞之上的南阁，临靠大街，从西侧拾级而上，阁内北面敞开，可凭栏观赏清水塘小景；东西南三面墙上的壁画虽年代久远，斑驳残缺，但依旧神韵四溢，或山水，或人物，其线条勾勒与着色简明淡雅，是难得的原始画卷。

离此处不远，一镇村之宝，类似狮子模样的石雕神兽蹲在路边，已守望梭庄这一世外桃源400多年，在世世代代的村民眼里，它凶猛驱邪，护村保平安，是一瑞兽。这不，一游客走向前去，虔诚地将一红绸带系在了它的脖子上。

继续东行，村外层层麦田高低错落，一片葱茏。道道沟壑间，一条蜿蜒小路直通半山腰的雪山寺。据史料记载，此寺为宋代范仲淹所建。700多年后的今天，已被败失修，几十方珍贵的碑碣寂寞地沉睡在荒草乱石中，令人平添了几分苍凉的感慨——章丘与范公故乡苏州虽相去千里，但范公发自内心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呼声，依然萦绕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处山山水水之间。

范公之魂归来兮。
天近中午时，前来梭庄观光游玩的人仍络绎不绝。在返回的路口，上车前我禁不住再望一眼古色古香的梭庄，一个古村落的活标本在瞬间定格。

【钩沉】

韩复榘是如何成为笑话段子的

□耿全



韩复榘，河北省霸州人，1930年9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，督鲁七年有余。提到韩复榘，山东人最先想到的是关于他的笑话，市井间多引为谈资，凡是稍有些年纪的人多少都能说上几段。

比如，有一段子讲韩复榘刚进济南时不认识电灯，以为那是洋油灯，结果吹了一夜也没吹灭。又一段子，讲韩复榘看到马路旁写着“行车靠左”几个字，便说：“如果行人一律靠左的话，那右边马路上不就没人了嘛！”刘宝瑞有个相声段子叫《韩复榘讲演》，讲韩复榘演讲说道：“今天是什么天气？嗯，今天是演讲的天气。开会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看样子大概有个五分之八啦，没来的举手……你们是文化人，都是各国的留学生，会说各国的英国话，兄弟我是大老粗，连中国的英国话也不懂。”诸如此类的笑话还有很多。

这些段子自然不是真实的，或子虚乌有，或张冠李戴，都是冤屈韩复榘的。韩复榘在山东的官声尚可，那是何时、被何人扭曲的呢？

韩复榘之子所著《我的父亲韩复榘》中称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编了笑话，又说1935年韩复榘得罪了某记者，该记者每天都在《大公报》上编造一篇。参阅当时的《大公报》并无此类文章，而且韩复榘是以“违反命令擅自撤退”的罪名正言顺被枪决的，这种解释不过是谣传、臆想而已。更令人奇怪的是，不同地区流传的段子出奇的一致，好像大肆宣传过一样。

韩复榘退出济南后，尤其是被枪毙后，作为抗战舆论主力的文化界，发表了不少关于韩复榘的文章，但这些文章的内容与后世流传的段子无关，对民间传言也无太大影响。那么这种怪象是如何造成的呢？

韩复榘主鲁七年，政治相对平稳，经济略有发展，社会风气亦有改观。但他对公务员的管理异常严格，如公务员不能留长发，要穿一样的衣服，无故不参加朝会的就地解职。更有甚者，1933年还开除了所有35岁以上的警察。又如剿匪，山东土匪较多，大约有80%的县都有土匪盘踞，匪徒逾20万众。韩复榘杀土匪是从不眨眼睛的，后来传他杀人如麻也是由此而来。但土匪是什么？民反为匪，土匪也有亲朋好友，是不会说省主席的好话的。韩复榘倡行的“吏治、禁毒、限娼、剿匪”等都是得罪人的事，社会中下层积蓄了大量的不满情绪，这种被压抑的不满随着韩的伏法释放出来，而百姓发泄情绪最为常用的手段就是编笑话段子。

在这场全民“造谣”活动中，相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成了谣言传播的重要手段。旧时老百姓多不识字，许多知识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戏剧、相声、评书等曲艺形式，所知的历史知识、社会知识都与之相关。在教育不发达、大众传媒没有普及的年代，民间曲艺兼有社会教育的重要功能，它具有的传媒功能及对大众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报纸、广播。

济南早年间是相声演员的云集之地，是与北京、天津并列的曲艺“三大码头”，相声界就有“北京学艺，天津练活，济南踢门槛”的说法。韩复榘死后，来济南的相声艺人将民间流传的韩复榘的故事编成了段子，并把山东境内流传的关于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以及其他外地军阀的段子也安插在韩复榘身上。百姓只管那是山东省主席的段子，并不会去探究故事主人公是不是姓韩。就如坊间所传“韩复榘炮打老天爷求雨”的段子，故事源头是1925年5月21



韩复榘(右一)、蒋伯诚(右二)、徐永昌(右三)在杭州合影。

日《盛京时报》发表的一篇《张宗昌求雨记——龙王庙几乎被拆，天公亦怕奉天兵》，原是讥讽张宗昌的段子。又如“韩复榘吃香蕉皮”的故事，源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流传的奉系军阀吴俊升的段子，在邹韬奋的著作中便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吴俊升“硬吞香蕉皮”的故事，大概因为吴俊升祖籍济南历城，从北京、天津来济南演出的相声艺人，就把吴俊升的轶事安插到韩复榘身上了。

关于韩复榘的各种段子，最出名、流传最广的是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所作的段子，济南当时还有其他的相声艺人说此类段子，但都没有刘宝瑞的段子流传广泛。刘宝瑞1940年以前在济南说相声，此间创作了《韩复榘讲演》，编排并吸取了民间关于张宗昌的段子，放到了韩复榘的身上。同样是这一内容的相声，从未在济南演出的相声艺人叶利中的整理本中题目却是《张宗昌讲演》，可见这一相声段子并非来自韩复榘的故事。解放后，侯宝林把相声段子《关公战秦琼》里面的张宗昌干脆换成了韩复榘，俨然成了山东军阀笑话的专用主人公。就这样，韩复榘在民间舆论中基本被“定案”，但凡鲁省流传的段子，山东籍军阀的笑话，多摊到韩复榘的头上。

民间关于韩复榘的故事是随着相声而广为传播的，所以关于他的传说就只有笑话。几十年间，这些段子在坊间人际传播中不断被加工、演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就离真相越来越远，越说越真了。

【往事】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
高温菜票

□王海军

忍耐了多日35摄氏度高温天气的煎熬，到了八月份，“秋老虎”还在肆虐，一时“高温费”成为一个热门话题，我也由此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在省城一家钢铁企业从事四年多轧钢工作，享受了一段特殊、酸楚的高温菜票待遇的经历——

1980年1月，我们一行六十名上山下乡知青，从鲁西南的曲阜、兖州和济宁市(注：旧县名，在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境内)，招工回城，步入市属大集体企业——济南轧钢厂的大门。经过三个月集中学习和培训，我们被集中分配到轧钢车间各道工序工作。

轧钢车间是以生产建筑用6.5毫米和8毫米盘元为主，工作环境相当恶劣，厂房破败不堪，生产设备也是极端原始、落后，据说轧钢机使用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老掉牙的旧设备。平日轧机一开，工人们就要忍受着高温、强光、粉尘和烫伤危险的不断侵袭。天气凉爽时还好过些，到了炎炎夏日，车间外温度三十五六摄氏度，车间内温度攀升到六七十摄氏度，整个生产车间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，到处热浪翻腾，工人们汗流浃背，苦

不堪言！但为了生活和家庭，大家再苦、再累也心甘情愿。

我在初轧(俗称粗轧)岗位工作，当加热到将近1200摄氏度的方钢(长约1.5-2米，宽高约为6×6厘米)从大炉出来，第一道工序就是来到我工作的轧机前。此时，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，我和工友手持大铁钳，把压成扁、方的钢材，输送到轧机跑道滚口里，操作一会儿，胸前是多热滚烫的热气，后背即便有工业用大功率的风扇降温，工作服和牛皮鞋依然被汗水浸透，那苦涩的滋味真是一辈子都难以忘却。有时候，热到了难以忍耐的地步，我们干脆脱了工作服上机，光着脊梁在轧机旁工作，全然顾不上什么安全保护了——至今，我的脚脖子及肚皮上还留存着被炙热的钢铁烫伤的印记。

虽然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不堪，繁重的劳动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备受磨难。可是，令人欣慰的是，从事像轧钢这样高温工作的人员，能享受每月四块五毛钱的高温菜票，这对于当时每月24元钱工资的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。

那时，一张毛皮纸的菜票面值是一毛钱，四十几张菜票发到我们手里，也是令人兴高采烈的事情！于是，车间发放高温菜票之际，也成为我们青工们改善生活之时。那时，食堂里出售的肉丸灌汤包是四毛八一斤，每每发了菜票我们就买上半斤大饱口福，打

牙祭；间或和几位要好的同事，干完自己的一节工作后(当时我们的工作一般是八小时一班，两、三倒工作制)，各买上几份好菜，偷偷躲在更衣室，开怀畅饮一番，也权当是繁重工作中的一种解脱了！

说起来也算是一桩趣事，类似我这样二十哪当岁的“光棍汉”无牵无挂，又没有家庭的负担，高温菜票多是月月花个精光。可是，一些有家庭或者很会过日子的同事，就会把高温菜票视作一笔不可多得收入而舍不得花掉。这样就势必造成了食堂发放的菜票与收回的菜票收支不符。于是，食堂管理人员灵机一动，就从外面采购一些鱼肉、午餐罐头及水果罐头等物品，卖给职工，也作为回收高温菜票的一种方法。这一招还真灵，手中积攒了很多菜票的车间工人纷纷采购，逢年过节走亲访友，孝敬长辈和犒劳妻儿，也让这些难得的高温菜票实现了它的价值。就连我们班有名的号称拿大号扳子“砸干巴馒头吃”的祝姓同事，也毫不吝啬地把积攒的菜票换成自己喜爱的物品——现在看来区区可数的几块钱高温菜票，在当时也是快乐、温暖了一代人的心扉啊！

到了1985年的春季，我因为有点写作的小才能，被厂部办公室调去当了秘书，命运来了个大转弯，从此告别了奋斗将近四年之久的轧钢机，也就再没有享受过高温菜票的“特殊”待遇了。

